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一

宋 陳造 撰

記

高郵社壇記

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于郡邑外此無大務然肅於神亦急於民而已其事雖二其本一也夫社主土稷主穀土穀之利兆民所恃以生在六府為最重有神主之則斯牧司民者其可不拳拳焉究其心凡

生齒之豐悴安否繫焉春祈秋報上之人揭虔展敬以致其爲民之意者捨是孰急高郵雖蕞爾郡而兩邑戶口猶數萬太守之責不輕矣雲川張公來撫斯民當水旱頻仍之後財闕弗支百廢未舉首按社壇之址惕然動心曰郡固匱局是寧可緩廼斥而新之爲壇幾陛高若干尺四廣若干尺爲屋若干楹以備風雨望拜與夫更衣之所豐壯靚深足支五十年未庸葺飾也工畢而民不與知及期蕆事凜然凝然如神臨旃祀已告竣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棣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一

宋 陳造 撰

記

高郵社壇記

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于郡邑外此無大務然肅於神亦急於民而已其事雖二其本一也夫社主土稷主穀土穀之利兆民所恃以生在六府為最重有神主之則斯牧司民者其可不拳拳焉究其心凡

生齒之豐悴安否繫焉春祈秋報上之人揭虔展敬以致其為民之意者捨是孰急高郵雖蕞爾郡而兩邑戶口猶數萬太守之責不輕矣雲川張公來撫斯民當水旱頻仍之後財賦弗支百廢未舉首按社壇之址惕然動心曰郡固匱局是寧可緩迺斥而新之為壇幾陛高若干尺四廣若干尺為屋若干楹以備風雨望拜與夫更衣之所豐壯靚深足支五十年未庸葺飾也工畢而民不與知及期蒇事凜然凝然如神臨旃祀已告竣

觀禮者起敬聞風者悅娭更相告語稱頌洋溢謂公嚴於神所以篤於民誠不可揜民翁知之公之心將以飭弗毀示後命郡人陳某記之辭不能公曰毋奚必文記歲月可已昔左氏傳春秋志諸國語即天子諸侯致禮於神有至不至焉者知其休咎如指而吏政之優於國者决可以施天下公之蕃祉碩大未沫也吾得之民足以卜之神而窘廹未暇遑之時能急所先務即此推之他日佐天子調虞天下整釐百度其有不綱舉柄揭者

乎是皆可書吾於是酌郡人之心不得而略

高郵軍建貢院記

河南陳公守高郵政成課最下歌舞之一日謂客陳某取士郡切務也前未嘗有貢院吾將興之某曰公之來為武學為軍營為麴院當歲大侵成屋八百楹戶駭其難似不宜復有所舉而易於言言不疇為前緒累公笑曰吾規畫定久矣木于岸甓礎灰竹凡其材于舟于所無缺然閱三月當成成諉子以記逮落其成後不十日

則乃悔始之料公淺而服公識之卓才之劭所未施當
隨意取攜于是役得之廼為之記曰古帝王之盛倚重
於士不薄其養而重其用自堯舜而下法備于周凡庠
序以羣之絃誦以肄之優以餼廩表以師儒其養之可
謂厚歲大比賢能之書來上王拜受之職教者簡移論
昇取可官而祿者為大夫士以佐王之治用之可謂不
輕周而下寖不及古復古而盡其善以不愧帝王惟我
宋漢唐莫進也夫帝王之於士養而用之悉其制隆其

禮為天下之至權寓焉士而才才而用環索其所由底此非吾君孰使之夫然上之所以責士死力不苟士之所以為上報不容不盡兹實聖人之權而微其機非邪是權也出于一人付之郡國夫自黨庠遂序鄉舉里選古今文異而意則同三適有賞反是焉罰漢武嘗舉以詔天下而課興廉孝歷世皆然諸侯受天子寄至不至詳畧殊而賢否岐矣高郵在本朝號多士名德相望寂寥兵荒而來治平且七十年文風漸振而陳公適為守

前此取士寓試郡學不惟湫底局庳士氣弗振職校士者亦病之而襟佩挑達動累月未復公意以謂郡職貢士所取所養交害也坐視可乎安在其能受天子寄不愧古賢諸侯循吏邪密計勇為果不日有成為堂為廊為軒廡門房蓋八十餘間廚偪藩溷備固靖嚴屹數百年計不四五十歲未庸苴葺也為錢若干米若干石積累銖兩之餘公私初不與知某月日集工斷手于某月日公赤子郡民之心既孚而易使固也如篤於待士恪

於體國奉上儼不失家法故推之於政細大不遺今復創巨麗前此未為之舉不窮之計于艱歉之際若無動慮者予與郡士民不能無疑于始而驩服于今是宜大書是宜得當世椽筆鴻藻敷舒頌詠焉廼稱予老衰文力退廢猥使揠其思為之辭良愧然得因是盛舉而厠名焉不其幸歟公簡齋先生嫡孫名犖字伯固

維揚龍廟記

五龍血食于揚肇自國初而備嚴于今屹然為一郡乞

靈之地按圖志藝祖皇帝之破李重進也駐蹕九曲池上有龍鬬於池事已乃廟祀之其後廟廢第繪像于建隆僧舍其廟之故基與夫不廟而像之故漫不可攷慶元五年帥郭侯某復屋之于池之西偏至嘉泰之元年待制趙公來制帥閫旱涸告病禱而雨歲以中熟慨念水枯旱挽回豐穰非龍孰致之而訪視所建庳陋甚人莫起敬惕不敢安乃移為今祠居有殿獻有亭更衣有所為屋各三間別為門而垣之掄材而堅良選貢院

之餘也擇地而亢爽宅震面兑兑澤震龍廟則宜也附佛宮主香火以僧欲其專也遠邇聞見奔趨畏敬祠祭祈報無或敢怠始其經度也或告九良星在焉盍緩之公一昔夢人頎而髯顴聳而色瑩黄袍而黑緣捧赤土龍笑授公公許即為立祠旦則鳩工庀材不日而崇成迎奉之辰晴日麗空遊雲蜚雨滃鬱廟廷公親書廟額以揭殿顏是日飛雪薦瑞邦人聳觀其靈異昭著如此夫仁民而為聖賢澤物而為龍相異而相同相須以濟

其所不及天命之也而聖賢又龍所依惟五龍顯異于昔朕夢于今效啓聖之符而致濟世之功惟公積而德敷而政其信于君孚于民者俯仰無愧故有請于龍若桴鼓若景響惟其必諸已故能必諸冥漠𢥞恍之表不幸而水若旱惟無禱也彼且略于已詳于龍吁其難哉公謂某粗知文者使之志龍之惠利廟之廢置庸詔永久辭不獲遂以公之所示而紀之且述其所以媚于龍者詩而碑之其詞曰

五龍顯迹肇我藝祖越四壬戌郡所依怙顯允趙公建纛兹土廼新廟貌廼大祠宇廼以旱請應不移武始焉中熟今兹四酺民舒氣和刈晴稼雨盈尺之雪及歳未暮既雪而霽望無違者民究所自式歌且舞惠濟如公漢則名杜宅生于公古則岐跗惟龍於公如賓斯主佑公之民頽祉羨暇公為民請龍弗拒之鑿粢刑牲龍則茹之鼓桴之應如寄而取如掇而予如交臂語民體公意莫龍敢侮禱禳謁欵滌樽潔俎歌歈紛若坎坎其

鼓飆馭靈旗庶其來下燕我孫子豐我稷黍肅祇事龍彌亘千古

新建祠山廟記

永嘉鮑侯守於台無幾時政行而民諭下教郡民曩吾宰太平之繁昌嘗旱禱于祠山昭烈王即大雨有年建廟偕民事之所欲必請請必醻王威靈烜赫應感昭著自江而南咸所依怙於淮民訃不愁然得可廟地于東山僉曰昔延昌觀基也後為平川堂矣侯曰為民乞靈

與事遊觀孰急更而祠象設甚嚴墻宇孔固丙辰春郡以雨請應不旋踵民苦疫禱焉如響自是千里之閒祇率奉事如嚴君敬共朝夕潛格隂化如得良傅師政益孚民益易諭夫利物曰仁所以推之曰心外心無仁外仁莫適為心凡神于幽賢于顯天俾之職是其仁一其心不容二賢者之于神印契之合桴鼓之應固宜必曰岐江之南北彼此厚薄之侯不然則神之心可知鑿井而汲隨取如意東風一噓柯葉白紅欣然嘫榮無不足

者即仁論心顯幽之閒當以是求之侯有請遂紀其事復作詩三章俾郡民歌以祠其辭曰淮之田兮膴膴衆產之桑嘉兮可登俎繁吾薦兮神斯茹我福我怙於樂淮之滸兮淮之流兮清深氷瑩兮醴酪之甘潔吾薦兮神斯歆羨之祉訶不祥夫奚必江之南兮搴都梁兮淮山之趾儷龍蘭兮陋蘅芷氤吾之芬馨兮神斯顧喜荷神之休燕孫子兮慶元丙辰六月既望記

四賢堂記

郡庠三賢堂繪中丞孫公給事喬公龍圖秦公像尚矣兼繪少卿朱公則始于今太守陳公公按圖有問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甞居焉曰是可以表俗乃訪得其像繪于堂扁曰四賢而命客記之高郵至元祐人才林立是三鉅賢又傑然其間入而著論思之益出而茂惠利之績文章術業國史紀之遺書粲然足以師表天下範模後世況其里之人瞻敬而取法焉宜也而朱公幼失其母棄官求之備極艱棘晚得之同州若神物誘致之

一時名士播之聲詩以美其事東坡至有今無古或聞之語三公信偉矣而孝尤德之本行之所宜先朱公則優之夫有生孰無父母有知孰不可為孝子有性孰不可誨而從感而動則四三公而像之俾得之聞見誦說其不興起幾希昔吾夫子設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曾子得聖傳不後顔冉孝經一篇特為曾子設則以其能盡孝於親而得夫所謂德之本行之先者昔聖今賢其立教豈苟云乎昔王綸之為豫章圖陳蕃華歆謝

鯤於郡朝堂其政寛簡有由也此前人像三賢意梁彦光在鄴焦通悍戾諭伯瑜念親泣杖之事卒為孝子則儕朱公於三賢誰其閒然郡士民皆曰使君恵我無窮而能道其德心也則惟子

奉化縣丞廳壁記

官有貳古也職重而任繁必有以徹其疑贊其決裨益所不及邑之大有丞蓋是意夫以邑政之難不有以佐佑之恃一夫之力應無窮之事幾何不敝且敗簿尉皆

邑官而又為之丞丞於令近而亞葢佐佑其政資益之
宏者而令每多忌丞每諉嫌嫌所以葢其偷安而忌則
祇自孤偷安故局莫施自孤故多遺胥失也仕行所學
不得其職則去袖手甘其禄何為也二十五老一人奉
少陽昔人取益良甚汲汲退之書崔斯立事後世公患
不有君子度越常情之表何以取新聞見予宰明之定
海明六邑惟奉化民夥事叢冣號不易治平陽鄭君予齊
年進士也同仕明實丞是邑學古而適令賢而才吏術

儒業皆茂行已有信其於邑政閔焉恐其不至而令則括蒼胡君推信之深且篤於是焉得以輸布傾展不顧計兩君相予歡甚故其政聲民譽先人而賦租課程不後予惘乎出其後嗚呼事有大小理勢一也伴食不議相業當益崇畫諾無譏郡政止令所傳耶吾因二君有感鄭君令秋官滿以諸公薦改秩去書來見屬欲記前後為丞者姓名月日俾後有攷曰丐片石具矣子無辭予固樂道二君之會逢而知退之之言蓋激也而二君

相與乃其常理常可遵激可戒也君子不徒言之不僅為之鑑諸彼合諸此矣鄭君名大成字集之

畢叔茲通判義莊記

畢氏義莊四百畆二角者創而為之者也又二劵合六十五畆有竒者續増之也凡四百六十六畆其庀涖出納有法其給壯稚衣食吉凶有數其防杌愺弗率有制取范文正章申公遺法増損之既無遺慮士君子可取法焉蓋敷文公之意而成於今别駕君畢氏自文簡而

來世有顯人歟文公高節與學照映汗青别駕君則堂
父之室而克荷者夫君子奚學非夫推吾愛以及人乎
愛其本自族屬始而承先志孝之大者君天資惠利赴
人之急愛人之學蓋有所受自本施之則不悖得其大
餘可次第然當堇堇不乏之初為之莫禦勇矣事以勇
故立行以勇故果人惟勇於利悠悠於義故無稱焉且
貽譏名教君獨能爾可謂賢矣捐田以賙族固范章二
公意而為之於有餘與成之於粗足難易之間識者又

當有以置其論畢氏洛人今占籍平江别駕君諱某字叔兹

思可軒記

予既營所居堂目以懷莒又闢前屋西軒俾兒姪諸孫肄業休息于此扁曰思可夫事之有可不可成壞難易所由分也適其可勢則易而或壞當其不可理若難而或成此則繫乎其人之賢否思不思異也吾起吾家小子繼之向無置錐地銖積寸累今歲收中熟無飢則有

田可耕向貧無書借而得手抄心記未饜㫌復索去收貯且三十年其富至五千卷則有書可讀向吾理未徹學未定今既久隨所得諄諄焉迪以名理曉以避就入耳著心小子輩孰矣則家法又可守是三可者足以不匱足以持身足以保族宜家夫無一可而漸至於可不自意及此小子乘其可怠不謹則將反乎不可是庸不思之又思之乎有所懷不忘所以為吾有所思不懈小子得而辭諸

殖軒記

伏臘以農術業以儒可以心不勞而自富蓄其學以求仕良士之所當務也捨農則錐刀矣去儒則他習否則椎朴矣士之居鄉能去彼取此君子樂予之吾友胡君元善有田郡東西以為旨甘之奉資生之具負郭者尤其良也圃于田間屋于圃間將與吾兒結書課焉予以殖名其軒閔子馬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居是軒入而閱書出而觀稼理不無所得夫其勤於耕敏於耘亟之

穡嗇之用人必目以良農而其家必且不置士於學亦然其進之也猶耕其擇之也猶耘勇於取猶之穡重於發猶之用不具是而言學餒矣元善才良而性淑於士之所當務者兼之夫養生之理或得之屠治民之道或推之牧予欲其觸類而求之深故諗以閔馬父之言

孫穽軒亭記

軒曰靜觀自上而言亭曰熙然自下而言尹孫君為高郵之明年創小圃中為軒為亭陳子命名如是高郵俗

淳朴異他邑自頃南北雜處其習尨戾夸競陵暴尤嚚于田訟不復承平之舊歲辛丑大旱千里如赭民無所食彊者思為盜弱者束手待盡是二難君適當之人為君憂君笑曰在我而已事無難且非是人可為之矣於是處心以清肅待民以簡易下不忍犯訟減十五六佐郡將食飢羸輯流散勤以撫之不倦以終之所濟甚博來歲夏秋大稔乃始得為是圃雖未遽宏麗可樂然有以感于心者嘗試偕客游焉登軒而俯清池微風不興

碧水泓渟游魚深行鱗鬛可數則得夫為政之理静可以勝煩此以是觀彼以是觀日而月暫而久雖欲不化不可得已登亭而舒目焉則鳥烏之嚶翔花卉之茂鬯煙霏之陰曀風日之清亮物之熙然猶民之熙然吾心亦與之熙然也然則中正以觀聖人之事静以觀君子之任故自上而下惟觀以静也宜而後天下樂者又君子之志向也民方感然吾且得泰然乎故自下而上其心之熙然彼心先之我乃從之也君能是軒亭以是名

不既賔其實乎君曰唯子為我記之

知樂亭記

直雄邉之西為小橋橋南有池從昔深之養魚其中今太守張侯創草亭池之北郡人陳某請以知樂名之葢取莊生濠上之意夫道可以兼物而事事者于其理也未有深於道而不徹於理者君子超然領解而舉天下芸芸生遂職職陳露了於方寸無遺者彼魚至微物而泳游喁噞圉圉發發有頒首之適無赬尾之勞是樂也

而隱几者則知之其必有融悟於言意之表者侯於道造詣深矣出而為郡刃無肯綮千里貼泰相忘而各得吾以名亭魚云乎哉

蜚雲亭記

張侯創草亭郡圃予以知樂名之亭東為橋復亭其上其成也偕予小倚策曰是亦宜名予以蜚雲告昔陽越生子侍事而名東坡作堂既成而雪因榜雪堂今登是亭大風號空萬物披靡簷外晴雲東南蜚如敵怒而赴

如羣駿之鶩如旆旌旛幢翻倒凌遽可愛不可駐聊識所遇既名而去

寓隱軒記

吾友趙君日新得地十畆園而軒之美花嘉卉碧松茂木娟嫮蔭映因舊增之左右後前風煙奇秀離迾閒造可觀可樂知者勸遊遊者忘歸謂陳子曰吾鄉近邉人莫計遠登覽觀遊寂無其處吾營是可琴可書可留客可奉板輿為吾親娛視世功名了不足圖子必吾肯名

之其何如予應之曰士於出處顯晦岐而二之非也其大致澤人利物君子之道令子俊發通粹讀書學古非無用才而必於退與古異吾斯未安則以寓隱名子之軒道公物也且私之才天所賦靳不為世用潔己而孤物狥人而拂天古之人咸若是蒼生其魚久矣不惟是與世間之樂必同其憂設終老東山不足為謝安石安意肆志不為秦帝一出仲連其何稱士不膠所守其必有見子安此幾隱者之歸吾惜也寓焉其可幡然之志

未宜中泯聖主側席逮下中外賢傑林立而世方艱棘顧何時而果於隱歟果以寓視之請從子後敢辭老且衰邪曰子言是吾無間然退為之記俾列之座隅且以諗吾鄉懷器過自重如君者焉

分定齋記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其不齊皆物之天夫惟齊之以不齊者能全于天予待禄耕于淮之南春夏大旱客見諗某時雨霈然某大水害稼某雖雨未足也言

接耳目異月不同職是非天數而一時旱潦豐歉凶吉乃爾不齊潦而病末雨而憂雨而喜意其人之分已定於冥冥天無如之何彼乃喜憂且病皆不得其正事皆然處其不齊而君子衆人之所以霄壤也無求者已尊無求生於自知自知者中泰即是而養之可以旁薄一世傲睨造物婆娑萬物之表不然營營伈伈有不為物役幾希吾友王君勉夫學富而行潔知舊望之甚深壯未一命而其容充其氣和其居家與人亹亹肅怡怡也

闕所居齋以分定名之於世了不經意噫其所謂自知而無求不為物役者歟夫有餘者貴分自足而已君子小之吾於勉夫尤深望之者又將以分人者責之適歲事轸慮而書來求記有起予之歎故書其説

小菟裘記

進而忘退古今墮此病曷其病夫彼惟知賤不如貴貧不如富閙寂幽獨不如顯指如意冒譏評不暇顧獨不知屈不如信也宜其病食禄而乘其車恂慄乎職業之

或墮疚懷乎上官大吏之訶譴詰轢而陰忌旁嫉不皆無仕而得歸心休休焉此累氷釋信於久屈信可賀士顧曹此所以多可議父子出關東歸時人感歎或泣二疏所以獨稱於漢也張公仲思賢而才齒髮未衰聲望方隆士論所期未副千一名所居則曰小菟裘居為他日歸老計夫以好進者之銳且多也士之退者君子貴之適可進而預計其退其賢於人尤遠繼此鼎彝竹帛深刻屢書幅巾西歸吾知不待孔戣之二宜去不貽譏

樂天之秦中晻客聞謝道兒亦無庸聲其喙

琴書樓記

陶翁作歸來引有琴書銷憂之語檇李張公取以名所居之樓置二物于中日與之周旋而求記於予夫必有以寓其心君子與衆人同而正不正白黑霄壤彼其心于貨利于聲色勢位營營逐逐不得則内慊皆是也公澹乎翛然不安交奉親從仕之餘捨二者不以寓其心心寓是故樂寓是居是樓則挹聖賢與之偶論世尚友

千古在目拊絃拂徽自奏而自領之想當得意唾為玉雪吟繹陶寫芥視軒冕心與手忘手與絃冥樓外萬象怡愉暢適有偕其樂公之心得所寓矣雖然陶翁寓此以銷憂爾公居為曾閔仕為龔黄遂名信臣生不知有遅意事直寓其樂與翁則小異予得併言之

盤蝸室記

凡居室安吾身適吾意而已不必恢廣顯敞然後為愜大固快小亦不無所宜壹於快而已識者謂之夸而拘

張公仲思飾小室目以盤蝸盤蝸之間横縱若干尺幽秘靚密與市塵隔公好詩吟興時動此宜冥搜公寡交名友訪逮此宜晤語於琴宜瀏琅而聲圓於香宜氤鬱而煙留銅壺暖宜貯花窻隙虚宜聽雪所宜難一二舉公不此陋也何疑大厦萬間少陵思之仁物者欲廣容膝為安靖節言之自處寧過於約及物自夫處己公之心蓋有在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頹傾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為門為齋庖庫井垣甚備而固巨湖映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之募民不知其勞又籍羨田為養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為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逮乎下也益深民治於人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為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

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為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祓其竒衺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師為太學諸侯為頖宫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人刺子衿挑達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枝强鄰大邦其民愛君效死而不叛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以文治凡山區海澨百家之聚無

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愔易治茲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彥未多民鬬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為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遇請于郡時守趙公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部使者亦嘉其意賛其决果克竟其志今之為邑旦夕

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不問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而用小邑作久廢時無贏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而多賢不易遇故予樂為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贇字進卿蓋石林先生之孫云

鹽城縣學蘆地記

鹽城古壯邑有學舊矣特盛于紹興辛巳時令則時公紫芝公鉅儒以作成人士為樂學政井井也迄今二十有九年寖不逮昔士以空匱告諸邑令施君喈曰是時公所規畫不應爾乃按籍究索而得其由蓋凡財用之入雖不一而以蘆地為重其後人為蔽欺貨財冐没日朘月耗漫不可省事以久而蠹弊以久而生固然無疑也君覈其紿確其隱平其所入之筭不外牟他計而所

得比舊倍焉民狃舊習為譊譊其辭君不亟不怒曉之以理誨之以教養之意然後欣然從之君邑政之懿大率皆然是舉也士疇所望而民不告病識者心服夫為政貴知本學非本務歟而忽疾其民者不能得其心君去彼取此可不謂賢哉是邑多良士秀民蓋自時公作成力君又能大時公之規而振其既敝夫豈特士之幸凡邑民將實受賜惟公卿大夫起于農肩比袂屬咸自大為儒有不為孰禦也爾民之子弟昆仍夫豈無秀且

良自分農而不儒乎一或儒其不悔夫始之譊譊而煩
君之曉且誨耶予書其事寫其士之情亦諗其邑民而
要之將來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一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二

宋 陳造 撰

記

快哉堂記

儀真子城東舊有亭庫局弗與地稱更而為堂營于前太守天台吴侯洪成于今檇李張侯頠以其亢爽屹立江山市區歷歷目中榜以快哉舊亭名也今仍之取宋玉蘭臺賦風之語夫君子固有寓意於物而實不在物

者二公之賢其亦為此風之快歟其亦有快於此風而其意有在者歟吴侯為郡民庶而富千里妥安仁孚而政洽遺愛未艾也張侯繼之推前政之意撫摩之益勤其感悅化服子弟之於父兄然也南楊名杜而接踵政魯衛而適後先者也真之人亦幸矣哉君子為政喜憂以民未有下熙然而上不泰然者也人惟不愛人與無位以致吾愛則已不然目連甍接踵之繁影耳塗歌里詠之説嬉其所以快于中為如何是堂也其更而成之

皆熙然泰然之後也夫佩必玉蓋于其德見大水觀焉
聖人之心所契者道也論君子為政毋泥諸物求諸物
之所感庶得之想二公退食此來憑虛遠矚彼颼乎其
清穆乎其和遡水波略蘋芷拂簾旌而褕衣袂不獨蕩
氛歊而空之且將凌雲霄而茹沆瀣顧廼曰吾何快於
是其孰為座上客盍以吾言復之

靜賞軒記

山何與於仁而仁者樂仲尼之於水非孟子莫克知之

得諸外有諸中也子張子作軒以静賞名取子美雲竹之語彼其連娟勁挺梳風媚月翛然埃壒外似君子之静于此焉賞中可知或曰子張子賢而才從仕之始理棼整繁有不容已未可以静藉其口是不然應天下之糾紛非至静不能彼方駢集沓來我且竭蹷赴之事未易濟而心則倦憊皆是也子張子豈其然天下事波驚電駭覆却無方而不能干其湛然者夫是以隨遇而功于張子優之吾知之深且久故因是軒為之言

淨香軒記

予劉子作軒與其弟讀書以淨香命之人均有所好惟君子則得其正而此君之風猷韻度蓋非蘭麝而實香辟埃坌而獨淨淨以得君子之性香以與君子之行予劉子之所以寓王子猷之奇嗜而取杜少陵之所詠者歟二子居是軒香其行則人即之不容辭淨其性則隨寓而善應矣雖然詩人之於物皆有以領會修身與世之大者而觸類無所得則士猶病之劉子顧以予美語

風吹雨洗者自玩自懌或者猶詳於寓而略於警非耶若夫拂雲於無剪伐之後吾特以是為劉子請

清風亭記

予與客訪乾明主人登小亭時春色醺人欲醉予愛其僻負寂絶翠竹遠近羅立澹然忘歸主人乞亭名顧壁間詩則予友趙子野所題有竹風清之語因請以清風名之且諗之曰境幽寂與竹宜竹與風宜夫其拂衣塵為此登蒼翠森疎玉立蔭映而颼然翛然忽焉動襟袂

涼膚髮回視駢車遵武地如日偶俗輩一旦接高人勝士背蒼嶺俯碧流不作市區埃壒面始揖而進固欲追騎鯨御風之人於風煙之表吾於此又將賡桂枝之篇誦招隱之章命此君披拂熏沐予其何如客曰是起予遂為之記

繼雅亭記

郡南門為客亭其屋大小凡幾間其材堅其規橅適中名以繼雅取淮海先生詩光華遠繼周王雅之句前此

客餞輅乃于征税之區進退揖遜局不舒而徒隷車馬勃谿搶攘可厭今周旋餘地矣夫賔至如歸子産以美晉文而侯不在疆里不授館單襄公知陳之不競河南陳侯為髙郵大務舉十九動與古合此尤非可後者是亭也侯創而名之記而識之者郡人陳某也

引月亭記

亭瀕水月與宜太守陳侯創為之名以引月與賔寮登之有歌于側者曰月之徘徊俯亭之隈若招而來兮月

輪兮盤盤儷公心之高寒月波兮沈沈媲公惠之浸深月之從公麗紫闥映丹地兮望月屬思儂其有既兮郡人陳某適侍遂取以志其成

槐衮堂記

盱眙古邑也晉宋而下南北異壤嘗郡其地以相窺控本朝統一則邑于泗南渡之後復邑于揚紹興初定講和戎之策君相疇稽古今以其扼南北之衝陞復軍壘又擇賢才守之歲壬戌也故大丞相少保沈公以軍器

監簿寓直出膺是命至則規度營葺凡其所以昔縣令郡若閈閎館廥營廨之類郡所宜有者頤指隨具不侈不陋吏至如歸不敢苟簡于事而民應其命有子來無病告規模立矣則嬰孺視民撫循詔告之自近而逺怡悦按堵廼興黌宇廼延儒先擇秀民輟官帑羣而居之而誨之以文諄複詳至至今衿佩文學不落他郡後庶而教之之政由公再至經始之又潤色之其加恵于民愈久彌篤故法備而愛孚去而相天子迄能成終紹興

之治其家法所被才傑林立天為盛德報至矣今鮑侯
領郡符後公蓋五十三年下車未幾論世師古獨於公
之一話言一施設謂舍是無以為法郡齋之後所居堂
名昔人以其諱徹之侯以槐衮扁焉求予記其事且紀
郡之始而載其德以詔無窮方公為郡予雖幼聞見其
德政甚詳吏有以偽帖盜宅金者家人質之公公不可
否也陰惎之逃其包含恢大如是者不一淮人户知公
果公輔才也若王文正公韓魏公其經濟器度皆見于

畢官時公則無媿昔人郡課最或貶於輔佐相業茂外庸有不屑也公不然致君堯舜而虞周天下之俗方守是郡規畫井井後人雖欲出私意少增損更革之而不能是又畢公之克勤小物者歟兹可謂全德名世凡士之事君皆所當矜式則吏是邦升是堂盍仰而思公之懿俯而酬民之望篤其慕心庶泯其媿心哉僕不惟反己抑以淑諸將來名堂之意蓋在是予故表而識之

秀野堂記

延陵吴公佩守符爲高郵大侵之後歲饑中熟公下車弱良撫寧强梗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四鬴之樂振蠱興壞亹亹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戛戛公則優爲粤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廼除圃西荒苐地重建秀野堂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笑語之餘周視四覽不假刻畫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而心愜儼乎坡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即兩言可圖畫者至若池荷動而儵魚牣木蔭濃而鳥烏樂北垣挺竹

千箇徼風披拂舞翠幢而嘯鐖鳳人情愉怡物態固若效奇佐之喜也公顧客陳某是不可不記子毋辭某得諸故老是堂自元祐則有之詩人楊公濟暨衆賢咸有紀詠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齋宫貢士有院而不恩教養之地公創而備焉先生所為無掣其肘蓋與公意契鑰也公與先生相得幸矣而吾邦之士一旦偶二賢者不幾至幸歟予故併書之而亦有感焉昔茫然今截然三歲爾夫孰敢冀今顧若此

而事之興壞人之才否不能齊截然之後渠能必其不復有茫然之歎二三子他日拜先生之像其思之不忘又將如何吾僭且過憂恕之者知其為鄉邦計也云爾

維揚貢院壽祠記

安撫待制侍郎趙公為揚州庶富斯民之心切切焉其養士而欲其成渴如也民庸奏最矣學政亦既井井又惟試士無所創貢院凡若干楹諸生被公惠感公意淪入心髓乃即貢院繪公之像為生祠以寓其不忘之誠

適高郵陳某來遊求記其事因諗之嘗承教於師吾於當世盛德邃學可法蓋嘗凜乎若立吾前晨夕斯食息斯不至焉恥也庸不失吾身以至于今小子識之今諸生之於公亦遇矣而又知公之可法至於繪像而極其瞻敬則凡公之刑于家孚于君補袞之績仁民之政行業文章必也凜乎立於其前深思究懷曰吾他日觀光上國策足仕籍皆由此而後進不惟大比較藝進而接之目將平居暇日著之吾心晨夕斯食息斯就其所以

如公者而深戒其所不屑為則庶幾矣反是雖曰龍章鳳姿氷峙玉立日吾對焉於學猶無益也夫士志于上僅而中志于中果能中乎下而已曼云也昔人步趨聖師終瞠若乎其後善學退之者湜而樵彌不逮他無聞也汲汲學之如此爾悠悠焉吾憂也今諸生用意之善予竊喜之然予其友也故後譽而先規告以聞於師者

游山記

黎明策杖出錢湖門飯于旅邸主人入劉氏寺遍覽其

勝處度慈雲嶺窺易安齋酌虎跑真珠二泉登六和塔就市樓小飲聞駥萬鼓聲則濤頭來自海門舟之候潮者如爲如蟻如亂葉如蜚而西客意漂蕭有憑虛意潮事已北訪石屋閱象鼻石入煙霞洞徙倚於清心閣晚宿于延壽小菴翼日茗飲于慧因僧了心之室小留郭氏庵坐于龍井石上漱其泉徜徉于新舊圓覺日已西自麴院買舟以歸周游歷覽然止二日不已勞乎予以磨勘故春初館行都既五旬陰雨十九倦倚局坐一樓

之間眎不外窻户聽不越四鄰冒雨而出則乃問閭隷以偵伺朝士之在否其接客與否久然後知其胸次鬱滯湫底如鷹在韝而側睨平林曠野絡馬首而絆之也一旦風日清亮煙林雲壑葱蘢蔭映得以徐行緩憩而崇山積水嘉木秀卉泉聲鳥語後前左右一可以説耳目而適其心亦何異斷鷹之紲而縱馬于野是足以忘其勞始其出計新霽不容失暨其歸則明日復雨兹又非幸歟用是知世之窮者大約或小泰古所謂其勞可

忘者身履之尤信且喜予老而健猶可從事山林間也同遊者山陽陳德美顯教僧華記者高郵陳某唐卿某之幼子師是實奉杖屨紹興元年二月十九日

遊山後記

杭人喜遨蓋自緩緩歸曲始盛而極于今今為帝都則其益務侈靡相夸佚樂自肆也宜然湖山之勝近在城外城中憑高約略在目一舉足則向得之約略者皆身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勢然山以湖故以南北名而北山

尤便且易至予遊南山竟再宿雨既小霽復携兒出闍門歴觀廟二僧寺四畧亭榭館墅降陟山阪遵柳隄穿花塢幾十里所既歸日甫銜城憑欄回首則適之所歴指以語人無遺者意喜遨者不必杭人也凡羈人俠客與夫遺埃墖工賦詠者尤不能忘情於此使其遠於闠闠非作意聚糧莫至則樂不償勞雖所欲將不能不然見於六一翁之記而聲於白蘇二公之清詩妙曲何其誦詠褒予之不小靳耶予尚留計時泛湖波且涉其瀕

以細訪緩閲其煙水嵐霏清麗勝絶之趣以澌酬夙素以予揆之則杭人之俗未易可議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東遊記

紹熙庚戌冬予東遊因有所得輙復記之非東遊是記所得之不可忘也鹽城縣去高郵二百六十里北瀕淮東斗絶入海城西有泊俗謂之小海其地卑下其氣底鬱其風物庳陋粗惡井斥鹵不可飲人墮俗習曾不他

圖米麥之佳者就烹焉飯血如麵墨如騄見之不容茹時風雪連夜旦河氷數寸歸懷不可少忍膠舟莫前也倦遊臥高舂浩乎泰然則已吾鄉閭井邑矣親友前勞酒肴橫從喜今悼昔未竟剥啄門有聲起迎客則吾友陳德美攜某二生來坐定容儼然溫氣充然和議論膠轕粹詣三子一如二客去陳子曰是人也其處己重其與人一而文采足頡頏一世而不有之者也是可友也予憮然自失蓋猥易不任多端莫持士率犯此予苦之

而文又予所嗜而不能自忘者是其果賢於予矣則復自慰有買鄰耦耕之願吁向也歸心之鋭不可傾刻留非為身口計乎身口是計役於内也今者歸心之忘若將終老焉非以己之不足慕彼有餘乎慕乎彼是怵於外有所役有所怵臧穀唯阿其孰為正古之畏友歟其出也軒冕非華裔夷非僻人惟裳衣而語言皆吾族屬弟昆其處也邱壑封君桑麻萬鍾具菜茹猶列鼎晤妻子猶君臣不豐此而确彼不忘己而徇人獨立一世與

造物者俱非夫無心而善遊者孰能苟進是則凡安彼邑之居而甘其食者視鄉縣何擇橫目食息之徒皆有起予發藥者視三子何擇吾喜其有得而又惜其晚也聊識之辭

記病

予幼多病然不苟病于食飲于暴露于妄喜怒也闕

病始病脾闕又病目隨闕目與脾相反也益一則害一予無如之何醫有知書者甚以救

本之說劑以溫平滋補責效以漸凡物之賊脾而寒戕肝而風者屏不茹而絕慾節味如詛盟焉病遂少愈庚戌夏得利疾良苦謁數醫或曰血無非熱也經固云或曰寒極亦能血或又曰是寒熱相幷劑更進血之減增視劑之寒燥然無益於瘳自夏而秋病勢衰矣孰繹而靖惟得工醫委焉進香連良愈攻風于胃乃大愈客問疾以予熟於病且能瘳問所以計疾者告之曰人之生以元氣元氣索則死受賊則病善防其所以賊之者無

疾之道也吾始病一療之乃病二置不療求諸己病乃不為害今之病之久也眩於醫之說也一醫難乎取訂參之衆醫衆合而愈益眩末得工者不假竒術髙論去之掇如也蓋亦玩其疾之悉而自討審也夫詳諸己可以無疾精於人易以愈疾保元氣在我袪其害在醫昧此矣不死則憊曰子之言似可施之政請少進申告之曰吾熟於病知病之說爾渠及他雖然嘗言之國之有綱常道法非人之元氣乎外内姦宄交偵而竊伺非賊

元氣者乎三代聖人於綱常道法致謹汲汲也時豈無
偵伺以投其隙者不遂也有由是物釁而姦宄肆從而
治之一消則一起或不可為者皆是也漢祖患功臣韓
彭誅而北敵横武帝患四夷衛霍功而海內耗讒臣興
孝文無為光武戢兵其知保元氣者哉非借箸之言譊
譊者售則天下楚而不漢恢以奇而信安國以常見玩
能無妄舉乎若文之聽長者言光武之審黄石持以恭
儉勤明焉葢有見於獨而無所眩者是雖無秘謀奇勳

然可以無亂亦可已亂子所謂施諸政類是非耶曰然古有醫國之説幾是哉遂從而書之

集同年記小宰貴公士寅西掖陳公宗丞左史湯公碩倡之

慶元庚申二月八日合乙未歲同年進士飲于西湖環碧之園其叙以拜其坐以齒其主席者三某官其預招者十二某某自舉觴至揚觶三十刻所飲既酣合辭言曰仕熙代取科第良幸而吾主客十六人者官于中外合而離越二十六年離而復合把盃相屬道國恩論情

素勸加飡祝亨嘉聚首一笑不其尤幸況時仲春風物媚嫵欲雨倐晴雲日葱曨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而環碧之涵虛又西湖勝處宜春宜晴宜觴詠俯仰徙倚湖光澄渟盎盎如釀鳥魚弄影窺闖樽俎風柔無力落梅泛香斷續襲人一時佳勝為吾徒有不止古所謂四并者政恐後謫仙無此樂非三鉅公篤事契忘名分未易得此此不容不識客命某致辭書者胡有開也

記黄倡

黃倡名真真本皇甫氏冒黃有愧也流落高郵倡兩兄
優同養姥壬寅歲五月二十七日予借郡妓飲客倡且
來頗穠麗然騃而疎姥恢磊豐潤皆不類倡家予固異
之倡歌以侑酒語如侵衆妓倡不知也衆妓怒詬之倡
憔慼不自容姥解釋譊譊乃已徐詢之倡父謹字公度
嘗為金州大將俄知橫州以事得譴去去而卒妻子失
身乃爾姥褚中告在焉客悲之諭姥欲裒金嫁倡姥曰
甚善然二子碭而優待妹乃濟二子之不濟妾則溝壑

為良人與為倡孰優妾悉矣然無可奈何妾塗寧自振
未有期則泣下客亦淚沾襟或曰謹在金州一部將妻
女美法之妻女歸謹或曰謹志也予疑造物者司世間
事貴賤升沉榮辱翻覆之遽報其人往往過其適必不
徒然及得部將事乃知倡至是也有由殺其人取其妻
子與其子優若倡其酷也不異士有官有位惟已便利
計不正不忠不廉不恤也汲汲計子孫而天下之男女
不才失行甚者士夫之後不乏亦必有以致之彼且若

是況倡父耶倡未足悲而客悲之悲之而不監之何益識之以示諸子

記岳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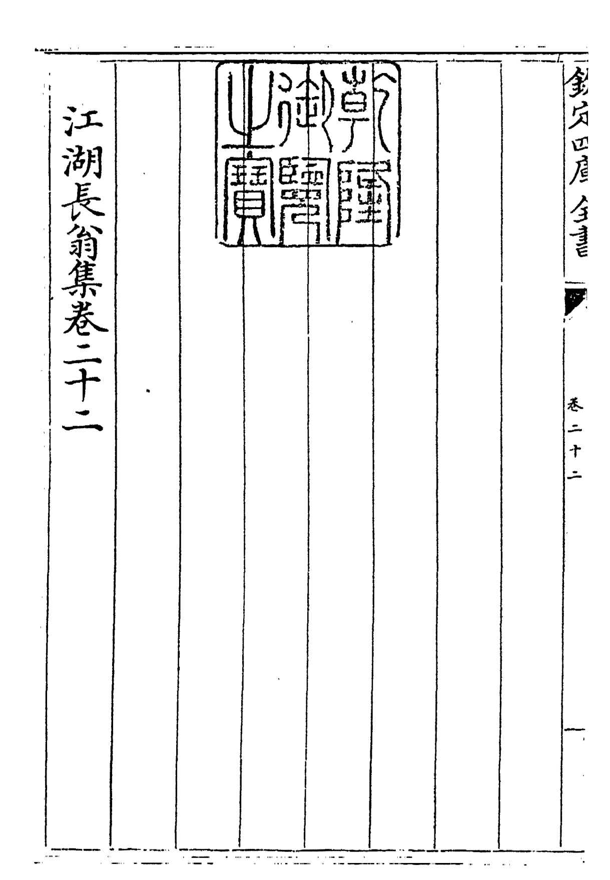
張平為盜湖南岳樞使討之遣李道往平砦日與道戰道之始發也岳集諸校置酒而歎問所以歎曰使道當平能不憂乎張憲請行許之討授憲臨陣就以道軍戰平降者與俱來又討授道憲到以兵授之而歸平臨陣求與道語軍士以張告平惕眙既見憲名左右議遂降

岳意李威名出憲下憲徑往則平且逃去臨陣投以所忌則氣奪識者以岳之料平與李光弼降高暉李日越不異

記王尚書事

王佐宣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从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

者爭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冀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為之一快議者謂與湯致遠治告牛肉者同科湯為江州斷殺牛嚴甚不盡止也則設賞以捕食肉者有民荷瓜入城及門被捕湯物色之蓋藏瓜中也捕者乃稅胥民云妻病不他食惟思牛肉故置瓜中冀達之湯引其妻與胥前臨之以威皆承其姦蓋妻與胥謀陷其夫者湯致之法古之良吏史策稱其神明殆此類歟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三 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三

宋　陳造　撰

序

送俞知縣君任序

宰邑難尤莫難於今日予嘗靜求其故葢未可以例論夫其民繁事叢俗驕戾而入鬭訟偵其隙以陵上而彊宗大姓恃所挾以肆其軒輊財無所爭取而上官誅求不置是果難然以地論則爾若夫中無有則病劇決曹

未吏事則病扞格才矣而學餒則又用之易窮無以靖其下若是者人實難之令之世以地難者少以人難者多不求諸己猥曰毋為邑過矣仕而親民孰若宰可以行其志莫切於宰德意夕荫民朝被其惠冒其難為之君子將不憚況不皆難也耶吳門俞君任以改秩為邑得淮西之廣濟君任予友也知之特深正而通辨而果為予謀日後當爾無不然則豈有剸决扞格之病其宏博粹詣之學根蔕夫才者則信可以靖其下往辦一邑

盖甚小矣淮鄉之俗質而不浮毅而不紆是非公而易以義服今南北雜處差不逮昔然其遺風未盡泯予淮人也知之為詳較之他境則固無驕戾鬬訟陵上之弊無彊宗大姓軒輊之習不似乎剽膚巧取而無窘迫之病其治而化之也人可為況吾君任固游刃破竹君任其母以令治而以古循吏自任也予惡夫不以信名君任往必曰是夫也以易治言吾不可以鄙棄其民亦將諗其父兄秀民得良宰幸矣可無遞詔以率犯吾宰不

汝齒他日父兄秀民果不以予為不信君任亦必不以予為不信

送施知縣壽之序

施壽之宰平江之長洲長洲劇邑號難治前為宰不瘝職則敗名壽之通州人篤於學古淮人質而古學無近功人為壽之慮壽之自若也未幾民安之吏莫措其欺士大夫之居吳者頗知其能既久也民樂而愛之吏相戒毋欺吾宰士大夫翕然推其能且賢郡薦之諸臺合

薦之惟力然後知任質者之難窮古學之無不可而公議蓋不泯也受代去高郵陳某與之別而諗之曰近世質以文溺實以華敝君子患之思有以救此久矣而確於論士狥今者未若信古之宜今也使以古用今果氷炭之殊枘鑿方圓然也則吾以孔孟之說爲贅壽之之質也其學之古也君子確於論乎有士如此無容失之壽之其益信所有哉公議之在豈特吳之士大夫方九重側席才彥公卿貴人體上心以廣招延蓋汲汲也指

已效為薦語吾猶曰吾犯嚴則孰信君行矣

送趙節推介卿序

賀與弔無定理猶塞翁之言福禍也虒祁之成諸侯畢賀史趙譏之夫彼不知為晉計則可弔為諸侯計則可賀晉侯以弔為賀也宜其衰楚為吳二三子懼子西曰乃今可為勝生於懼者也即無定而求其定當與深識者言之丁未旱浙東西尤甚天子焦勞于上部使者譁晝于下凡才諝慈惠之士奔走夙夜以振舉荒政子趙

子從事蘇臺俶裝為海鹽之行其友陳某因其別為之言曰今兹之旱吾為天下賀者一為浙西賀者一為子賀者一夫旱氣惔炎之後上下困窶可弔也而賀何歟夫求天理者于人事人弛于安濟于戒故當鵂視麟鳳而師保灾青昔吳用事上國凡其百役越無乏供子胥獨憂之楚無天災楚子大慼曰天棄予仲舒以岀災異為愛人君言天者莫正於舒令吾君減膳徹樂不御正殿黜嬖近求直言凡四方為旱請應之如響雖安行自

得聖性固然畏天之心實源之商之桑穀周之雷風宋星之退舍其夸辭以衒後世歟故曰為天下賀浙西八郡告旱者六而杭秀其尤赤地之餘往往恃以不恐正以常平使者為命而羅公寔任是責凡其蚤計預圖無一之不備慨然以拯焚溺為心而抵掌策足富韓公之所為夫存是心才不足以充之則不濟具是才而量不足以廣之勇不足以行之所濟幾何羅公蓋兼是故曰為浙西賀士抱其有豈石瓠匏瓜然亦推而及諸人爾

和扁華佗之良衷其術而不一試焉固何所望世不能無疾則起廢生死之功旦旦而收之良醫之所以慰足其心愜快其志者當如何子趙子才而敏正而通心乎惠利有素而海鹽之旱最諸邑昔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羅公蓋吏師而民之和扁華佗也起廢生死之任一旦分子其柄子不得辭行平日之所學而副東人之屬望收其功將無虛日吾烏得不為子賀噫吾嘗觀天下事水旱之變天不能使之無有而聖賢事業不生于常

而生于變凡今之灾皇上所以綿億年之基由此而羅
公與子兼善為人之學亦攄發于此夫民者天之所甚
愛也天之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天子愛民之深則天
之眷顧也愈篤子與羅公乃能援之滿壑置之温飽之
地以全天與天子之所甚愛之民嗚呼大丈夫酬其志
願有大於是者乎子行矣

送宋節推序

予謂子宋子勇者也或曰子宋子雍容柔易温然若可

犯子以勇可乎曰君子言勇以德彼瞋目盛氣視死如鴻毛投之以小利害則色動中掉而忘其守烏能勇子宋子則能之家吳門一室蕭然夫人不能堪者詩書自樂顔無幾微與人言略不及其有無得幕職金陵戒官期代者請緩其來欣然從之公之遲其行者幾半年坐是益困或言之曰義當爾不悔也子宋子勇者也飢其內寒其外而以固窮為言言之易履之難乎其忍也而子宋子易之即此而充之孟軻氏之勇可及不疑論賢

否以事而信信於己必思信於人予見勇者幾希予宋子其人也以彼所守信吾所取且思信於人信不信予宋子何加損然天之生賢者似欲為斯世用如予宋子之賢其容含諸其行儒而吏術甚長其文高而取人以恕名位之不直也囂囂常自得積是數美所以根原揮毫之非以其勇歟雖然予之知且信夫何益損而君子提按舉激揚之柄能窮達輕重士者則思有以諗之有若人也而不知之不知知之矣薄于信不誠啬于進不

仁吾敢以不知不仁且不誠待當路因子宋子之官之行也姑誦其所見而敘義之當然者送之

送程平叔之晉江簿序

心得所樂可與有為矣在易心為離離麗也無所麗焉而樂聖矣下此者麗而得所樂聖賢事業由之而出聲色紛華勢利愉快世之所謂樂失所樂者也仲尼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及夫為邦之問乃併以四代禮樂告之惟其陋巷塊然人所不堪且以自樂俾以之為

治則宜其寛慈而樂易疏達而整振亹亹焉與斯民日返純古可也彼存諸中而茫然而慼然而僑寄然臨於民則忿疾施於事則苟簡可使為治矣乎然則心無所樂與不得所樂皆不可與有為果也程君平叔質茂而材高識明而學粹居里閈奉垂白之親周旋承意旨甘粗給欣欣然若日以五鼎養者平居失得其意一發之於詩作詩無虛日編之可牛腰束每一編竟浩然吟諷旁若無人捨奉親與作詩皆不足為樂此吾所謂心得

所樂可與有為者也以此心而臨政其猶有忿疾苟簡之失乎令往主晉江簿吾竊豫為晉江賀他日浙東之官有稱于諸公之口而播于旄孺之謡其政薰然温慈而周其民嬉然遜順而肅者必吾平叔也予與平叔為同年友平叔家當塗予尉繁昌遂得熟觀其為人以自博約平叔令告行能無歉然敢以其所自樂者而為之序且自慰云

送楊文度鄭良佐赴省序

士之於世小異而大同書之可為美談則吾友楊君文度鄭君良佐是也予居高郵聞二君名甚熟歲丁未考秋試山陽設張罝罘待其來而致之竟不如所願粤五年始識之而定其交皆得其為人楊與鄭異其姓楊以甲子生鄭壬申異其年同居鹽城之崗門同為儒同窮於儒同被郡薦予之考試也同家艱不獲來與予語其質銳敏其為人精悍淳重又甚同今再被薦同為南宮之行噫亦異矣於其行則思贈之以言名士以學學無

所乎寓發之於文章吾學之候也處也養乎此出也行乎此二君之學其粹而精既同矣其文之麗而豐則固同抱此學以處則又同蓄久而紓鬱極而奮今出也將不能無同吁士之學內而身近而家遠而邦國天下可以窮古今通顯幽皆是物之充也向之所以潛心而乃今推而之乎世青紫祿位云乎哉露章駟馬驕鄉閭而已哉書之同寅傳之同志史之同心皆二君他日事可要諸今日雖然君子果尚同乎曰君子不惡同而惡苟

同周公不屑去而君奭不悦范希文之名德孫之翰所敬服也然每繩其違而不少貸是同之志也彼比周以求顯陽離而陰合同乎同兹名教之蠹吾儒唾去也二君予莫逆友故可以是索言之

送嚴上舍遊湖北序

予官吳門長樂嚴文炳一日謁予敝冠塵服容甚澤氣甚充其言論辯博雋偉讀其文卷古雅宏麗足以頡頏當世而未已者也則怵然異焉且疑焉置之士夫間夫

何歉而一命之不沾何耶又三年予宰定海復造予容益澤氣益充言論益不少屈而詩文愈益竒壯魁傑雄驁瑰特敵冠塵服一命未沾猶昔也然嗚窮愬屈之辭不置諸口予驚且服焉葢得諸昔定諸久信其所養之厚所趣之卓也問其所以來則曰予閩人遊越而家吳凡其崇山大川絶勝幽邃之境領覽窺臨畧遍矣獨全楚山水之勝名天下欲遊焉久未果今且往凡吾所以遊與世異葢將周擥幽勝而掇取雄麗以恢廣吾胸中

大其所養壯其所立者而奉使張公知己者方護餉鄂渚則既有西道主人矣是行也天實相之以滿足吾所願外此不計也子得無言以贈其行陳子曰士之拘局窘縮心無一日舒皆不明彼己之分者也天下之理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在物行業道藝隨取隨具必之於我可也至於利達富貴孰不求求之有得不得焉取而自必可乎人惟悠悠於可必慼慼於其所不可必故怨悴嗔越無得於彼而喪己甚矣其惑也今子獨能金玉

器業而螬鼠世故如此真可人哉昔之人葢有斯文自娛而薄范蔡思行其書而劣千駟者彼豈異情宋勾踐好遊孟子語之以囂囂併舉道義窮達告之誠知物我輕重之有在也子無歉于外而内足以自立猶欲博大其所有以極其所如往行矣覽湖湘竒勝之奥盻南北控扼之會訪冠葢藪澤名勝而從之遊出其所素負新得者以訂正於張公爛遊而還則吾之異焉且驚而服焉者又未易量也予舊從公遊葢以可教見命者其亦

以此言質之

送師文赴春官試序

昔人論南北學異古今幾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後為富若南士之學富而為富不少至内雖歉外若充足莫能窺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淮鄉近中土學者滞頓椎朴投抜主司往往非南人敵我其尤也得一乃能用一非入無以為出坐是孜孜矻矻必苦心極勞歴年之久僅乃得之然得之晚學

之亦不蚤猶竊有可諉者吾兒學之蚤矣然其齒鄉書與吾相若其遲莫類吾由其滯頓椎朴類吾故皆足以貽南方笑且侮雖然南方之秀粹拔異兼人者多矣亦有苦心極勞歷久過吾而終無成者吾自視常缺然而竟亦得之兹豈非有陰制而黙賦者乎制之天賦之命其不當專責之人乎至此昔人南北之論似又未容縣定而取决耳今為南宫行當信所學固所守信則不遷就以外怵固則不揺奪以苟狥才用其完氣全所養舒

徐豫逸以聽夫陰制默賦於工拙之外外是非吾所以望汝

送師文二臧子赴省試序

吾兒偕臧子與子儀學葢兄弟之異姓者兒奉親頗以文字解顔二臧子筆力尤傑鶩儁發吾所畏服同就南宫試求言以慰其行歳壬子三子試嘗質可否予許之皆得焉如所言癸丑春同絀于有司或者曰是癖于譽兒且黨所厚者此其為謗未有以自解去秋復質可否

予許之所言如壬子時是行也吾猶信吾所言也予輩盍信予所有自信之果者有時而見信其或失諸彼得諸此曹于昔售于今得以信其屈刷其恥吾亦藉以間執謗者之吻不其快哉行矣毋自疑

送張使君南歸序

檇李張侯把吾鄉麾予父子辱肯交得可賀者二侯於書無所不觀尤邃於詩時不得已呈拙亦多首肯且賜以鐫誨所得不貲一可賀政之及民利病洪纖罷興無

遺力慈祥愛人而不失有罪郡人倚為父母而未嘗萌
一毫敢犯之心古所謂中和之政自復軍壘更十一守
侯政第一此載在輿議者工可賀政成入覲當今日聖
主急治公卿引類之朝凡有志之士掎袂彈冠之時誦
子虛之賦達樂職之詩夫豈無其人而疇潁川之庸興
見晚之歎武宣尚專美哉功名烜赫此其發軔不然危
萊衣奉潘輿旨甘言笑之餘臥琴書樓相羊乎小菟裘
昌其詩以詒無窮進退卷舒顯晦脩然不入乎其中實

侯能事雖然曩吾為吾家賀為吾鄉賀繼此將大為天下賀為公議賀且今何時而傲世獨善遽欲遂其志必於此不仁昧於此不智侯不其然因侯之南道其情諭其出處以為之序

送程總郎序

情之有欣戚多失其正奚而失私林之也私克於理理澈於思理之思奚其失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捨公無孰何者戊午孟春之中澼客以公移奉

使淮東告聞之屛營不懌久之乃大慰喜且自咎僕於公受客者顧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為吳楚之間能無戚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為天下用偕五細於外猶未為得其所今京口國北門控制淮江臺軍雲屯畫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畀之公意其有在指呼豪傑殄垂斃之餘寇掇有指之故疆歸為丹地黄閣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惠於一隅孰若兼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

欣然戚然之情得其正若失之不待辨已戚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已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知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繼此借筋之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辯都臯謨將曰臣有客惜老矣外悴而中甚腴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忍窮自重踞風磬之於莵人目以楚狂臣知非酒徒君相有未知爾其肯使之侶漁樵死泥塗乎至此則我之所以利頼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貲予其宿舂以須公行有日

因道其戚且欣不齊齊之者爲天下賀爲公道慰而爲

送公序

送梁教授序

予官于房房陋邦予老拙而病衰人宜之予亦宜之子梁子在焉與之語起予超然既其久所守卓然予疑之予顧偕予此歟事非所宜則疑固也未幾朝士譽之諸公薦之不待求而去選調通朝籍至是人宜之予亦宜之今且趨朝諸公必不庸釋備冊府校讎裨朝論獻替

小却麾節于外為皇上牧黎黔正習俗皆其所宜處之如何爾子梁子胡來諸公求而後予之歟行矣予亦踵子去此反田舍耕釣之餘課舊書畢未竟以聽諸公所以處子與凡子之所以答所處者畢如所期則予與子出處顯晦交不取疑於世古者贈別以言故書其説

送壁侍者遊浙東序

予來行都識壁師予吟詩壁嘗次其韻因來甚熟一日以行脚浙東告且有贈言之請予儒冠壁佛其衣道

不同求有聞不于其徒乃于儒何歟儒與佛意道異而理一因以予所見諗之吾先聖謂三人有師師老聃師郯子二子豈果賢于孔子善為佛者亦云參五味禪將求益固資諸人資諸人惡夫狹子以為必主叢林踞麈座大聲厲喝道專在是歟竄蠅獻譏或法器腰石碓粟或祖德誚饒舌者非狂癡浄垂頤者非惰窳子能取此而不遺彼他日相視而笑且將謝知言而吴下阿蒙之歎予亦得以刮目焉

別周廣文序

格諸未善而諗以善交遊之義也格而諗不難於告而難於受世之君子未始不自能受進予為儒幼則荒嬉壯嘗怠棄石友見攻甚力今而不失其身緊誰致是不然幾矣日九思不敢忘是不敢忘則思推所以見告之意而告之人告之人狠于心十五色于面十九餘怡然或悠悠也亦難哉予意今人不古若皆是然古人之為言固皆有望於人或且期來世知之豈獨今日苦其難

而予之強聒自信不懲不泄世亦有見諒而俯從者不必來世亦時自慰焉廣德周君伯陽予同年進士且心友也其言吾礛礑其文吾標表有不及嘗納忠焉君不狠不色不悠悠視之且以佩服見謝至形于書其諒而從無難者予於君不及遠甚故乃𤔡其賢於予者君其舍諸夫士之所學小將以淑諸人大則以致吾君固也一旦立人之朝君有失一言之再言之有未從不平之氣塡衷而溢表曰盍吾以也達官大吏拂理而害事無

時無之屬吏幕賓一言及之譴且絕諂諂也不反諸已而必諸其君果恕乎言于君愛吾君也言于已非見愛乎知愛其君而不知自愛亦悖矣彼且爾自狹自滿蔽之其足大有為乎昔申屠嘉爭晁錯事甚切而能容袁絲張釋之之辨嗇夫紏梁王不遺力而能容王生若二子令不多見退之名儒於時博塞之譏譊譊其辭退之宜不出二子下吾於此有憾焉即古今而論定吾知君博大者也不已者也可與有為者也能受而容其言可

知決也然吾猶有不能默者也繼自今寧為嘉繹之之純質無寧為退之之文而自小也是言也復能以之他日所成就其可量耶予於君一不敢愛故書此為別

送應緯之廣文序

通才不易得而識之尤難古今蓋有校投之而不窮索之而能給即小而悉其大得未然於已然者公綽優趙魏而餒於滕薛吾夫子惜之百里不如别駕之功輔相劣於治郡時吾亦不足於二子蓋一可以推萬營東幽

西夫豈其殊雍容棋酒了知辦賊肥水茂功或許於為掾之日猥曰某長於此短於彼非通才也謂士當論定於已試則古不皆爾天台應侯師資吾鄉學政教事井井條理一新百年之舊予與之友叩其藴聽其言議是非古今訂推時務日有起予者真所謂通才投之而不窮索之而能給者歟人以學政教事與之而已予有以悉其所未試者捧薦函謁帝閽矣判花補衮實惟能事小却荷激揚之寄上承宣之最用心惟恐後可也必侯

植河陽之花揚蔿于之歌布武涉級乃進豈所以望於諸公噫不進不止時固不乏若人則前夜半之席與見晚之嘆得專美耶吾將藉君此行於諸鉅公分知言之名故因有語別書以贈之

雲壑詩序

予掌吳門教沈居仁秀才端良士也捧其先人雲壑居士詩踵門求序謝不能請不肯已因告之曰古者德業惟重猶不廢言可紀也為文可歌也為詩皆言之所託

也而詩難為工必根源于學而歸宿于正古詩之傳蓋三千餘篇仲尼所取纔十一不徒取也檃括之功加焉如素以為絢之語删者多矣一于正以為後法學之不至至矣而失其正可語是哉予得居士詩讀之數十過婉而峻健而澤台臺閣風骨而山林野逸之氣不乏也取律多而不雜用意邃而不鑿篇意字法要皆深穩愜當學力可謂不苟然其平生意行自重不屑世好歸求所得而蓨幽光玩隱操甚至故不為佞媚投合之辭胸

襟恢踈遇物翛然故不屑憒猾譏評之作其氣夷故清平不迫其所養熟故蕭散有餘茲所謂于其正者非耶即言以觀人能否不可掩居士賢而才㓜則儒嘗為舉子一不得意置不為取古今書傳博取而精用之凡有感于中一發於詩樂乎此若不知世有可羨慕者或者偉其才而惜其竟于空言然賢否才不才在人貴賤窮達出處顯晦在命設居士赤車高牙金門玉堂乎以若守未必果其志而烜赫一時無述焉就盡者幾何人臧

文仲身歿言立晉卿何有昔人語杜伯升使之及第似我而已予於居士詩盥手三歎居士諱某元序其字也

擁爐閑話序

士於書博或荒精或餧不荒不餧而又能用其學則善已吾友趙彦衛景安佐吳門幕一時郡守使者委以事而立辦諮以疑而氷釋犂然當人心者皆與經史合援今引古博不病荒精不病餧予固知其外吏而內儒學而有用者也暇日出雜著一編凡筆古今事若干說析

誤鈎隱辨是與否有益學者予讀之驚且歎有過所得然景安方壯嗜學未已是惟無述予之驚且歎將不一再而止也

張使君詩詞集序

文章自有體豫章翁語學者法也不見春華衆木乎紅白色香洪纖穠淡具足娟好翁屬思運筆類是文而文詩而詩詞而詞體不同而皆工可法也要自有體之言求之檇李張侯為高郵予父子從之遊辱顧甚厚予亦

知侯之深侯郡政稱最而文名稱是盡得到郡所作詩凡七十七皆雋發而嚴密詞二十六皆清麗而圓淑集而讀之老泉所謂投之如意者歟文章有體造豫章之輿者歟然其措辭命意非歸君相之美則奉親庭之歡非魯僖之閔農則淵明樂天之自適無益名理之言一不形焉是尤可貴將博其傳以鋟木請再不可而後為私淑計序而藏之家

高郵貢院落成詩序

高郵貢院既成太守陳公與客落之五月七日合見大夫與寓公二十二人粤二日郡邑學職貢士二十八人行鄉飲酒禮設肴齊豆籩備揖遜儀矩翼翼肅肅怡怡如也集以午散以酉主客得醉樂不失節校士有所創見于今而是集之盛豈徒爾哉夫作人有道使之勉而從不若樂而趨而示人以法者所以壽其道是集也觀者聳企聞者興奮況親色笑接觴豆其孰不篤當世之志趣功名之會期副公望而我輩仕學磨礪儻其少進

可無步趨而模楷之歟能為其所為壽斯道也其有既歟公之意蓋深坐客洞知之歡服感慕言之不足咸賦以詩前席凡幾首後席幾首合為若干首昔蘭亭之會諸公無詩者被罰爵公寘之蓋蘭亭之會歡飲也今茲之集禮飲也惡得而同之夫其寫賢侯之德心侈一時之盛事道大夫士之師仰諸公詩具之矣而某又拜手為之冠序焉

揚州進士題名記序 代人

科舉取士肇于漢詳于唐我朝莫盛焉公卿大夫不由是而進歉如也世之於吏苟曰是本進士則逆以廉隅辦濟必之而東南之地連山大川拱揖後先建楚蜀而下東為揚州其勢之磅礴氣之扶輿若盜驪騄耳驚驅長騖而忽蹴足驤首徘徊顧慕而不去則其鬱蓄鍾孕非奇傑哲乂無以當之開國至今揚之士宏材遂學政術文章所謂奇傑哲乂不知其幾而科第所得為多至呂公溱王公昴李公易皆魁天下士盛矣哉南渡而來

士氣文風中圮而漸振雖消長汚隆有不可得而齊然其江山形勢磅礴而扶輿自若也而名世之儒復自巍科與大政儲宅揆之望則士畏古甲令自重之弗果其可哉某無似忝師帥之任撫俗育材其職也凡事二年里閭似無愁歎而於學政尤未始敢忽兹荷上恩俾因任以究已試或者學校科舉之間猶及拭目平日之盛歟故取國初以來揚之士題慈恩之名者凡若干刻諸樂石置于學宮示予所以期諸生之意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觀者其庸忽諸

楚州秋擊毬序

歲乙卯重九山陽帥熊侯景瞻率郡戍將佐擊毬于籌邊堂之北以脩戲馬故事予與寓目焉是日也天清風柔纖塵不驚千蹄赴場合沓崩騰兟兟驒驒檻檻如也乍整乍亂倏合驟離如林而馳如山而蜚如蛟螭超騰翻倒煙雲而下上飛星流珠奔迸明滅拏攫搏掇有未得而忿鬱贔屭也馬事已角觝刀槊凡武力士遍閱其

技而罰且賞以岐能否少焉命爵割鮮交談互笑讙譁雜襲然無非賈勇報上及時赴功之計既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勞寓於戲雖懦也樂張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無可棄之才此其衆勇怯能否信不齊振厲用之無不可者吾老矣顧今敵運垂究天將悔禍一旦有事中州整暇以前無扞格幾徼而集不當計未然乎懦可作勇可習吾日惟此且從事此不獨今日是心如是子必吾信予曰國家失中原踰六十年古稱三十年為世而既

再矣盛衰消復循環然夫士不素練不可應卒不淬礪將惰且偷令之可投之機無智愚皆知之廟堂猶須之豈愸然哉後之發先之至兵之神奚脫免自夫處女機不可露使邊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擐甲執兵之士聽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長矣旅力未衰頗授豪雄不有餘乎昔者廉頗馬援趙充國蓋不以其既老而辭君之事況遺矢之謗譊譊者束喙久矣而馬革裹尸固侯夙志行見圖淩煙之形以繼方虎吾將長

裾款侯道今日語且作為歌詩以踵賀客後不已怏乎侯頷而笑乃退而為之序

棋序

假物乃樂假物而忘於物樂之至也樂之至陶翁之琴長翁之棋相異而相同琴不絃一手之七均六律無遺干操百暢具焉蓋不必按譜泛抑然後適長翁之棋則以爭為樂爭故癡癡故真真乃樂彼辭勝而就負晦巧而為拙中能而示人以不能噫侮我且愚我孰甚二三

子結社不厭蓋相角相傲小利則欣然大挫猶未誠服一得其意幾繞床大呼方其時世無可比其快吾舍二三子未嘗言棋惡夫愚且侮也幼子師是亦時與對知吾所好惡良審瓜葛之言有時而發非真而足樂歟去鄉久是事形夢寐耐閑筆為之序

喜雪燕序

十二月十日維揚大雪降以申四更止翼日旦府公留賀客二十一人燕于府治之淮海堂公喜見顏間賓僚

識公意亦復雖愉傾輸無留情中席客陳某捧觴而進曰是雪也可喜三來不後先盈尺為瑞喜也既雪而霽民不告病喜也聞之淮民雪于槁乾或以厲物繼雨以雪則為瑞是不無理麥在野根葉已濡徐覆以雪也宜其茂不然病矣今晨雨而莫廼雪尤可喜閭閻遠近怡懌歌笑孰非和聲春臺中而吾輩侍公据高寒俯晶熒旌纛離迥珠樹玉田之間遥野枉阜晃蕩璀璨若出瑶池瓊圃而蒼龍銜燭逶迤于上而不忍西去主賓賡和

笑語暢適舉杯相屬而酒逾美奏樂于庭而聲倍和吾知所自得非以斯民四鬴之餘裕嗣歲之開先後民而樂樂之至也歟夫樂不于物物于其人人于其心使心不得焉則雖宗戚貴屬按帝觴而累欷反是正觀之人不興悲於陳隋之音也使吾民憔嗟之未免蹙頞以相語而風饕雪虐崛堁摧扤陰疹袤丈降災于天吾公心斯民之心方將褰裳纓冠之不暇而心公之心者亦必奔命竭蹙不斯須寧雖欲舉此觴聚首一笑可得乎然

則紀今日之嘉瑞侈吾徒之樂事為維揚美談凡侍樽俎接色笑者他日謁公于黃閣丹地或肯握手道舊及今玆之樂也不其寵哉公首肯坐皆浮白沾醉某不佞又退而為之序

燕同年序

待制趙公以暇日招同年友高郵陳某唐卿平陽鄭某集之燕于後堂始其闥洞户凌九霞則已魄動心醉而龍沈泛春桃李炫夜妝光映坐蘭澤馥鼻竒觀妙聽應

答不暇冉弱回雪之舞幼眇貫珠之曲絲竹金石鏗鏘
翕繹皆非人間所有者第不知仙府雲璈鈞天廣樂果
如何爾酒半酣公舉觴而言乙未題慈恩之名凡四百
二十六人及今二十九年逝者十八而在者越南燕北
秋鴻社燕之相違參辰之不聯輝也今吾與子得以從
容款狎把酒笑粲若流萍之在江河其適然相值也抑
已大幸而吾三人者襟期之同契好之密又非他人比
顧可易佳辰孤樂事靳情而惜醉耶感公之言皆起鯨

吸興集之舊不飲是夕頻亦為頳而某浮白徑醉是席也不惟振早渫而增重其盡用上敬下之道作車笠棄遺之俗一舉而三物得是亦足以示人矜式使之興起邀歡取醉云爾而已哉予侈此殊遇退而特書將以示子孫使之不忘

鍾濟字節性序

繁昌鍾子濟其名從予遊求字焉予字以節性而告之曰人異於物以性賢哲異於人以性物不能性人能之

而賢哲異焉此能性性而彼則不能書曰節性惟日其邁商人不性其性故欲其節節之則周人矣子路冠猳豚之冠若不可近犁然於夫子羽鏃之諭子夏紛華盛麗之心終也吾道戰勝此節性說也子已儒其冠敏而文性質淑茂可以偕之于道者吾猶慮夫踐繩檢棲名教者不熟不固此性節焉則熟而固矣能熟而固推之何所不濟矣騂騮駃騠始或泛駕馴而致之志輕萬里節之之功也雖然人節之也佩弦佩韋自節之也莫賢

於自節人節之其次也莫之節無次矣子勉之

蔡子實二幼子叔閔字必正季閔字必充序

閔以存言閔以擇言匪擇奚取匪存奚守憧憧吾前雜焉是病曷善於閔所取也正靈扃洞如將無不容閔而存之中由以充道無二本趣焉殊資廼閔廼閔斯有取斯之名之字曷求之意子懋于學爱由欣之

劉常甫字序

劉子寅求字於長翁翁曰寅易之反也人之心易若流

寅若登士去彼取此其於事君親懋業履行已與世何適非善然于其暫而不能久則于其一而遺其十百千萬予以有常不已者望劉子字之曰常甫舜以典禮命夷且曰夙夜惟寅典之為言常也夙夜不已也仲弓問仁得見大賓承大祭之言于仲尼雍必曰請事斯語寅至矣聖賢又常之貴吾故云

臧子儀字序

臧子鏞求字于長翁長翁曰議人貴恕望人者忌恕吾

所望敬且愛者也而或恕焉不敬愛是人甚矣而善為學者必極其力之所如往若臧子之懿而吾所以期之者可以語此舜之樂至于笙鏞以間幾乎成矣猶有進乎是者鳥獸蹌蹌固未若鳳凰來儀樂至于鳳之儀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吾故以子儀字臧子不然人謂恕子而實輕子子亦毋寧自恕而遺力於學以求稱吾所以字之之意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三